

长雅两江缘

这是我第一次进西藏。

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一路向西。飞越汉江，飞越嘉陵江，飞越岷江，飞越雅鲁藏布江，飞越金沙江，飞越澜沧江，飞越怒江，飞过万水千山，飞过雪域高原，最后降落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拉萨贡嘎机场。

眼前就是被当地人简称为“雅江”的雅鲁藏布江，我们从小在课本里读过的雅江，心中无数次想象过的雅江。原以为是奔腾汹涌的大江，可现在看到的，与其说是一条江，不如说是一片湿地。江面宽度足有两到三公里。江水在数不尽的沙滩与绿洲间自由穿行，形成一张巨大的水网。河岸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平整的田畴，茂密的杨柳，高挺的杨树，在江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河谷两侧是绵延不尽的灰色山峦，土质贫瘠，植被稀疏，点缀着一些低矮的灌木。山的上方，是蓝天映衬下的白云，一片片，一朵朵，一团团，逍遥自在，去留无意。感觉触手可及，却又远在天涯。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由西向东横穿西藏南部，长约2057千米，发源于海拔5590米的喜马拉雅山中段北坡杰玛央宗冰川。这条“天河”穿越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最终汇入印度洋。雅江流到拉萨，已有2000多米的落差。我们不能去到上游，但可以想象，在雪域高原上冲撞碰撞，杀开一条血路，该有多么艰难和不容易。来到这里，是该慢下来歇歇脚喘口气了，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还好，大自然善解人意，在这里留下了一段宽阔平坦的河床，供江水舒缓地自由流淌。

我感觉有些头昏，喘不上气儿，心跳也加快，这就是高原反应吧，这里海拔有3600米呢。西藏方面的同志热情迎上来，献上洁白的哈达，一再叮嘱我们，慢一点，慢一点，海拔高，气压低，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

我们稍事休整就出发。目的地是山南市，离机场还有百余公里，约一小时车程。柏油路平坦舒适，在雅江岸边顺流而行。我想，趁着江水在这里休息片刻，就让我陪你走一段吧，陪你聊聊一路的艰辛，陪你说说一路的见闻。你从雪山走来，每一段旅程都充满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你不仅造就了壮丽的自然风光，还孕育了丰富的藏文化和人文风情。藏族人民将歌声、舞蹈、建筑和习俗都融入到了你的血脉里。

当地同志介绍，山南是西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藏源山南，雪域领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山南诞生了众多的西藏第一：西藏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第一座宫殿雍布达拉，第一座佛堂昌珠寺，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村。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政权。如今山南市府所在地泽当成为当时吐蕃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又逐渐将中心向拉萨转移。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文成公主入藏时，除释迦牟尼佛像和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外，还带来了大量的书籍著作、种子作物、医务人员、农学专家和手工业者，带来了大唐的繁荣和技术，更为吐蕃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行走在雪域高原，我们能时时处处听到看到感受到文成公主留下的印迹和唐蕃文化交流交融的遗存。

山南位于雅江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的河谷平原。雅鲁藏布江发源于山南市南部的雅拉香波山，南北纵贯山南市乃东区南部，在泽当镇注入雅江。大江大河的交汇

处，一定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山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山南市是湖北对口援藏的地级市。我们这次将前往山南市所辖的乃东区、琼结县、曲松县、加查县，考察调研湖北对口援藏的情况。湖北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负责同志说，从1994年开始，湖北对口支援山南市30年来，累计派出1194名援藏干部人才，实施援藏项目704个，谱写了“长雅两江缘，鄂藏一家亲”的佳话。我们行走在山南市市区的湖北大道上，参观湖北援藏家园，听山南同志讲湖北援藏干部人才的感人故事，感受一批又一批援藏人员在这里留下的足迹和气息，体会长江与雅江深情交融的浓厚氛围。我们参观考察湖北产业援藏的宏安农业、安琪生物、清匠科技等企业，它们已经成为当地的骨干企业、利税大户。华新水泥作为第一批援藏企业，累计完成产值170亿元，利税20亿元。

在山南市妇幼保健院，我们参观考察湖北援建的预防保健综合楼和康复中心大楼。十几位从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省妇幼保健院选派来的医务工作者听说家乡来人，感到格外亲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和自豪。“组团式”援助团队全力支持帮助山南市妇幼保健院创建“三甲”医院，建立了自治区第一家产前筛查中心、宫颈癌筛查中心、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救治中心、产前超声培训基地、大骨节病筛查中心、5G远程医疗服务平台。这些业务和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山南各族群众生命和健康保障水平。

我们来到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见到了长江大学在这里开展科技援藏工作的30余名科研人员。他们分别从事核桃产业、复杂地质环境下边坡地区滑坡风险识别及应急预警技术、高原低压缺氧状态下疾病生成机制等课题研究。我问，“在这里工作苦吗？”他们脸上含着笑，眼里泛着光，充满激情地回答：“我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峡光云倚处》中国画 程纪龙作

青山处处埋忠骨

□ 张弛鹏

1985年4月23日，湖北省汉川县城隍镇许家村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他们为寻找革命英烈徐宝珊的亲属而来，在徐宝珊逝世50周年之际，邀他们参加在陕西省丹凤县烈士陵园举行的徐宝珊纪念落成典礼。

许家村顿时炸开了锅：他们村的许惟豫竟然是当过鄂豫陕省委书记的徐宝珊。整整58年杳无音信，连儿子夭折和双亲去世也没有回来，原来他在1935年5月9日，病逝在率红二十五军西征的长征路上。

许惟豫的嗣子许新根热泪盈眶，当即跑到母亲的坟头禀告：父亲有消息了。父亲为革命献身，埋骨他乡。现在革命胜利了，父亲的遗骨也该回来了。妈，您可以瞑目了。

次日，许新根带着儿子和外甥去了丹凤。

许新根记得，1957年隆冬时节，母亲邹有珍临咽气时对他讲，你父亲发誓不改变这个世道决不会回家，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世道改变了，也该回来了。我和他结婚33年，可在一起的时间不足半年。他为了革命，照顾不了老的小的，我不怪他。我只想闭眼之前见他一面。可我就要死了，见不着他了，只好先去那边等他。我们活着不能在一起，死了，你

要把我们埋在一起。

许新根知道，父亲是母亲的天。母亲相信共产党一定能改变世道，父亲一定会回来。母亲是睁着眼睛离开人世的，她等了父亲33年，不甘心啊！

父亲从小天资聪颖，能说会道，能写会算，18岁教书，20岁考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因冲击督军府遭通缉。父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令土豪劣绅、地主恶霸闻风丧胆的风云人物。他被党派到鄂东北工作后，与家人断了联系。

在丹凤，许新根得知，父亲到鄂东北工作后，先后组建了中共孝感中心县委、黄安中心县委、红安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并担任书记。1933年11月代理鄂豫皖省委书记后，领导纠正“左”的错误政策，使红二十五军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摆脱了被动局面。1934年冬，他率省委及红二十五军向西作战略转移，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许新根一次次为父亲立下骄傲而崇敬的泪水。

当他打听父亲的遗骨，得知当年因面对国民党重兵追剿，为保守秘密，父亲被装进一口普通的棺材里，夜晚被悄悄

我所见到的援藏干部和人才，他们都有这样的格局和境界。说不苦是假的。高原缺氧，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睡眠障碍，远离亲人。在这里坚持工作，是对身体和意志的极大考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讲出让我们深感震撼的道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他们是有着强烈使命感和使命感的一群人。

山南在雅江中游，湖北在长江中游。如果把地图上的山南和武汉两点连成一条直线，这条东西向的直线大致与雅江和长江的中位线重合，又几乎同处在北纬30度线上，而北纬30度是人类文明的发生地。雅江与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本应一江贯通，但由于横断山脉的阻隔，形成了两条大江。今天，就让我们跨越万水千山，用心与心的交流把两条大江紧紧连接在一起。

我们顺着雅江一路向东。慢慢地，雅江变得狭窄、弯曲、陡峭。公路挂在悬崖上，汽车贴在悬崖边行驶。我对开车的藏族小伙子说：“我没开车，但我全身都在紧张用力，我甚至比你还辛苦呢。”小伙子腼腆地笑笑，继续专注开车。江水深切在山谷之间，时而汹涌澎湃，时而静水深流。沿途我看到两座大型水电站。我惊叹于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在这样的高原峡谷之间，工程技术人员开山凿洞，修路筑坝，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水电站将雅江的自然落差转化为巨大的电能，输送到雪域高原和四面八方，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晚宿加查县。饭后，当地同志陪我们散步。我们来到县城中心广场。广场是湖北对口援建的。我们在广场边一张桌子上发现了几个无人看管的塑料包，走近一看，里面是刚刚采集的新鲜虫草，虫草还带着湿漉漉的沙土，总该有十几斤吧。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随便放在这里呢？约莫十几分钟后，一位藏民走过来，一问，正是虫草的主人。我说：“这么值钱的东西，不怕别人拿走吗？”他笑着说，“不会的，这里老百姓很纯朴。”他将虫草倒在广场的石板地上铺开。不一会儿，五六位戴着头巾的妇女来了。

她们围成一圈，开始清刷虫草上的泥土。一根根不溜秋的东西在她们手上秒变成一根根金黄色的虫草。主人介绍，雇工刷一根虫草，可以获得两毛钱劳务费，一根干净的鲜虫草可以卖到25块钱。马上上来了一层一层的围观者，有看热闹的，有论根买的，有论袋买的，看来生意不错。虫草是当地老百姓的重要收入来源。

太阳下山了，广场上响起了音乐，群众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跳起了欢乐的锅庄。他们中，有老人，有小孩，有男，有女。我不会跳，但也陶醉在他们的欢乐幸福之中。

加查县城三面环水，被雅江弧形包围。雅江在这里拐了个大弯，画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它在问什么呢？是问为什么今天雪域高原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幸福满满吗？山为证，水为证，人为证，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民族团结进步。雅江拉直了问号，唱着欢乐的歌，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奔向远方。

麦子向上

(外一首)

□ 冰峇

麦子在金黄中成熟
昂首直立
根根麦芒刺向青天
高举着一生的头颅
等待收割

身躯弱不禁风
也要把籽实举过头顶
再饱满沉重
也不会低头
哪怕是躺倒在一堆锋利的
刀下

割掉了头颅
流淌着民族的血
也依然挺直着身躯
保持着锋利的芒
根根直立向上
宁折不弯

麦子
总是在直立中完成自己
一生的辉煌
在烈日暴晒下愈发金黄
用芒刺护卫着饱满的籽实
交出绿色 成熟到死
也要把直立坚守
昂首总是成为一生的写照

麦子终身不倒
倒下便是一片光明的前景

连枷的弹唱

夏收时节
连枷在乡村广阔的稻场
阴阴阳阳的弹唱
拍打粮食掷地有声
翻打庄稼的前世今生

连枷的弹唱
就是一首丰收的歌词
饱满的连枷声
就是一番丰收的场景
连枷拍打一个夏季
就拍打农民一季的收获
谁握住了连枷
谁就握住了这一年丰收的喜悦与荣光

连枷声声 喜悦阵阵
连枷总是拍打出一年的年成
砸出粮食
颗粒归仓
对打的连枷声
一唱一和
共同弹奏出生活的最强音

连枷拍打乡村一季的欢乐
也拍打农民一季的忧伤
连枷声饱满与无力
就是日子的浓淡与稀稠
连枷拍打我童年的记忆
也拍打我缺少粮食日子的伤痛

如今 连枷声远去
浓淡稀稠的日子远去
就如乡村逝去的民谣
总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歌唱

「放飞」天地间

□ 江柳

登上云岚托起的“天空之城”，顿觉长风扑面，天地入怀，衣袂漫卷，两腋生风，双腿飘然，仿佛在御风而“飞”！

早就听说故乡建了一座“天空之城”，一直心心念念想去看。前不久的“荆楚作家走阳新”让我圆了此梦。我特意携带一支电吹管，站在最高处的玻璃平台上吹了一曲《天空之城》，好不惬意。曼妙的音乐随风飘飞，平添几多诗意与浪漫。

“天空之城”建在仙岛湖风景区最高的山顶上，是一处巨型乳白色钢架玻璃观景平台，从悬崖挑出50米，玻璃总面积1500平方米，空中玻璃道道长74.6米，宽6米。平台总面积、玻璃用量、海拔高度、悬挑跨度均为全球之最，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天云淡风薄，烟岚袅袅，山光旖旎，树色葱茏。我们被索道送到近山顶处，便拾级而上。两旁设置了不少景点，诸如通天佛手、云上沙漏、情人浪桥、青鸟之巢等，但我无心旁顾，径直往上攀登，一心想着早点体验神秘诱人的“天上人间”。

来到“天空之城”门口，戴上防滑鞋套，便兴奋地踏上旋梯，直奔楼座，踩着泛白的玻璃，大步走向观景台最高处。许是游兴高涨之故，我一点也不怯懦，如履平地。当耳畔传来一些游客恐高的尖叫，我才意识到自己处在凌空之境。朝脚下一看，哟！果然是万丈深渊，群山如碧螺，峰峦如沙盘，树影渺远，云雾蒸腾，顿时觉得小腿有些发软，脑子有些发懵。但这只是一瞬。当我抬起头来平视远方，环顾四周，满目风景让我欣喜沉醉，一丝恐惧感荡然烟消云散。

眼前的景致真是美极了，整个仙岛湖尽收眼底，狭长的3万余亩湖面波光潋滟，1000多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上，俨如“大珠小珠落玉盘”。随着目光游移，但见天地之间，一幅幅巨大的山水画卷铺展开来，大气磅礴。奇妙无穷的自然风光不断向外扩散，由浓而淡，一直延伸到天边尽头。此刻，脑海里突然跳出毛泽东“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来。

惬意盈满胸腔，我忽然想问，这一旷世奇观的设计者是谁？他何来如此大胆构想？他当初可曾预见，这个“天空之城”的出现会使一方山水彻底改变命运，也彻底颠覆了我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在仙岛湖还叫作“王英库区”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多次来这里调研小学教育，坐着划桨的小木船往返于库汉之间，走村串户，这一带的倪家山、鲁家山、泉丰……都留下过我跋涉的足迹。由于修水库淹没了3万亩良田耕地，当地农民只得靠种茶叶、柑橘、摘油茶、养鱼赖以度日，家家穷得叮当响。交通的极度不便，更使学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得低得可怜。谁也没有想到，当年的“四区”(山区、库区、老苏区、贫困区)如今蝶变为著名风景名胜胜区，穷山恶水变成了“金山富水”，用沧海桑田、天翻地覆来形容毫不为过。我知道这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巨变，是父老乡亲共同奋斗的结果，同时，我对那些开发此地旅游资源的人们也有一种特别的敬意，甚至是感激之情。

这座横空出世的“天空之城”，无疑成了仙岛湖的核心景点，成了游人关注的焦点。只要你进入景区，抬眼望见峰巅上展翅欲飞的“天城”，即使没打算马上登临，但心儿已被扇得痒痒。当你登上极顶，饱览千岛胜景，获得步入云端的全新体验，你会更觉得不虚此行，直唤“真值”。看着眼前游人如织的一幕，我在想，这“天空之城”的最大功德在于，不仅大大提高了景区的旅游收入，更是把游人托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是需要高度的，尤其眼界要高。眼界一高，才有宽阔的视野，才有满目的风景，才有豁达的胸怀。当你站立“天空之城”，看到的必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山不再是那山，水不再是那水，形而下的自然变成了形而上的艺术，变成了游人情感的寄托，变成了诗和远方，变成了生命和爱。据说“天空之城”的高度是520.1314米，谐音“我爱你一生一世”。对这种说法，此前我觉得很牵强、俗气，此刻却感到很是贴切、浪漫。这不是海拔高度、物理高度，这是心理高度、情感高度、爱的高度。

感谢多情的“天空之城”，不仅把我托举到如此高度，还让我充分体验了一次“飞”的感觉。它用500吨钢材焊接成的“通天梯”让我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又用700平方米的玻璃把我脚下的凭依全部“虚化”，悉数“抽去”，让我整个身子悬在空中，成为鸟的形状，御风而“翔”。此刻，我就是一只飞鸟，做着真正的鸟瞰——“背负青天朝下看”；此刻，我心生羽翼，自由飞翔，就像那几只正在盘旋的苍鹰。我知道，人的躯体很难飞翔，但人的心翅是可以展开的。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陶渊明所说的“风飘飘而吹衣”，真切地有了两腋生风的感觉，感觉身边的风正由一丝丝变成一片片，像浮力很强的海水，几乎要将我整个儿托起。我知道，这是我的心翅在完全展开了，这是我飞的渴望已经变成鼓满长风的帆了。

我还惊喜地发现，不独我一人在“飞”，身边这些游客朋友都是张开了心翅的人，都在御风而“翔”。别看这些恐高的人，猫着腰小心移步，战战兢兢，有的小情侣趴在玻璃上，有的女孩叫天喊地……但我非常理解他们，甚至感同他们。他们虽然看起来胆小，但内心一定有个强大的渴望，就是要“放飞”一回。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一个飞翔之梦。而“天空之城”的设计者正是深谙这个人心的密码，把潜藏于心底的飞翔之梦激活起来，调动起来，于是就有了八方游客络绎不绝的盛况。每一个登上“天空之城”的人，不仅是为了到此一游，更是为了“飞”它一回。

此刻，凭栏远眺的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心头漫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眼前的“天空之城”分明是一座浪漫之城、爱恋之城、腾飞之城、梦想之城……来这里登高望远，来这里“飞翔”一回，都显得同样必要，同样重要。这时，听得耳畔传来那位游客的歌声：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我便把手中的《天空之城》吹得更响，让每一个乐音化作山鹰飞向旷远，在天地间翱翔……

□ 柯于明